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二

咸豐九年己未八月己亥黑龍江將軍奕劻吉林將軍景
清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遵查
前此互立條約係與夷酋木哩斐岳幅面議據各屬詳報
夷人皆係奉木哩斐岳幅之命此次遵

旨另立一條自應會派委員仍與該酋議定方免夷眾藉口前據
烏蘇哩口探報夷酋木哩斐岳幅已由海路赴上海等處
秋後旋回嗣該酋駛抵琿春少停即行又言欲赴天津該
酋行蹤詭密若非會飭各員分路等候恐難會面隨派著
副都統富呢揚阿在黑河口守候其烏蘇哩口派協領綠

昌。防禦書林與吉拉明阿。馳赴該處。守候夷首木哩斐岳
幅到時。即率同佐領烏勒吉等。明白曉諭。該首肯否。隨時
報明。署副都統富呢揚阿。遂層安議。另立一條。設該夷至
黑河口。即由富呢揚阿。照前辦理。據該首不容見面。黑龍
江城。是必由之路。應派官兵。赴海蘭泡偵探確信。不難會
晤。即責成署副都統愛仲泰。就近嚴查辦理。其肖古塔。琿
春等處。仍札令署副都統富興等。會同琿春署協領富坤
等。一體巡察照辦。設遇該首。向其開導。勿任夷船肆意遊
行。再圖占踞。惟木哩斐岳幅。居心巨測。若始終不肯見面。
再會飭黑龍江副都統。行文海蘭泡。央索枯幅。傳諭木哩

奕岳幅運照。其如何回覆擬議辦法。再行奏明辦理。

量滿等又奏挑練兵丁。以防不虞。查吏情叵測。日漸鴟張。下駛人船。有增無已。既在烏蘇哩添建房間。又由水陸分赴軍春邊岸。支搭帳房。而前抵三姓夷人。又稱續來者欲弄吉林阿勒楚喀貿易。其虛實莫測。當即密飭各屬一體嚴防。並令琿春協領。多備餘丁。勤加操練。唯查吉林通省額兵一萬一百五名。各處徵調。不下七千餘名。現在存營陸續抽撥者。僅止三千餘名。不得不擬派餘丁。並與正兵同伍。現儘數挑選。祇得兵丁一千五百名。已派員操練。加意防維。再

盛京海防挑備精兵二百名。聽候調遣。而吉林本應籌防。所
有前調官兵二百名。擬請暫免調。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奏。遵旨會商分路派員守候夷酋
並挑備兵丁各一摺。業經明降諭旨。將奕山革去御前大臣。令
其來京當差。特普發暫署黑龍江將軍。前往辦理矣。俄夷人船
分赴烏蘇哩口。及琿春等處。皆稱奉木哩斐岳幅之命。而木首
至今尚未駛抵北塘。據稱復有欲由海路赴上海之說。傳聞互
異。行蹤實為詭秘。景瀆等接奉前旨。已派富尼揚阿在黑河口
守候。專司查辦。並派協領祿昌等。馳往烏蘇哩口。宣示開導。甯
古塔琿春等處。派令佐領富新等巡察。所籌均尚妥協。黑龍江

傳該夷必經之路。持晉欽接奉此旨。即著前往該處。責成派出副都統愛紳奉。勤加偵探。一面會商景瀆妥籌辦理。總須明白曉諭。使其勿致肆意遊行。不可含糊了事。再踏奕山復轍。至所稱吉林現在挑備餘丁一千五百名。勤加操練。現在俄夷雖未開釁。固當存有備無患之心。但須不動聲色。嚴密防範。不可稍涉張皇。致令該夷窺破。其前次挑備盛京防海官兵二百名。現在本城。既須籌防。即著毋庸調往。

前兩廣總督黃宗漢奏。此次天津接仗情形。先於六月二十日。有香港火輪船到省。即說夷船在天津大敗。被海口礮臺打沈兵船二隻。打爛兵船三隻。傷大兵頭左手一隻。

斃兵頭二十餘名。兵丁四百六十餘名。頃刻間省城內外
 喧傳。人心大快。夷目吧嘎噠。即於是日將省內旗綠各營
 軍裝器械。仍照上年之樣。全行收去。二十四日。惠州城內。
 接得香港之信。並鈔來上海新聞紙。所刊天津實打死紅
 毛在船及岸上共四百六十四名。兵總二十七名。打碎根
 砵三隻。打壞根砵六隻。共斃水手。奸細。不計其數。受傷待
 醫者二百餘名。兵火船。喫吹噠。船主。打去一腳。另有別
 兵船主受傷。回上海廣隆行醫治。生死未定。香港自得此
 信息。聞各夷商會議。欲不納稅。而夷商不願。設不納稅。
 是遠唐人封港了。故此未定各等語。惟思現在省中夷兵

極少。不患該夷修怨於我。而夷性多疑。轉慮該夷防我攻他。我兵若即乘此攻城。未始不可克復。然省河礮臺船隻。早已付諸灰燼。即使克復。亦斷難以駐守。既無攻克之心。何必使有疑忌之念。當即函致兼署督臣勞崇光。見該夷等隨時開導。坦然示以無疑。旋據勞崇光覆稱天津報到。他族驚惶。深恐其驚疑滋變。又慮此間民氣。聞風觸發。業經兩面開導。彈壓拊循。幸尚無事等語。是於未奉諭旨之先。臣等彼此密函商酌。省垣夷人。若仍照常無事。不必自我啟戎。茲復欽奉

傳諭。尤當時刻凜遵。然而夷性桀驁。未必遽加悔悟。翻然就撫。日

來省城傳播。有夷船全數回滬。修船調兵。再圖大舉之說。此亦被創後必有之詞。就粵城夷兵計。料無可以調往者。以天時地氣論。此後節屆秋冬。今年能否再行北上。殊未可知。而探聞該夷每與外國爭戰。動經數年不休。葉名琛家人胡順。自五印度回。據云。有喇喇國王被擄在彼。已十年矣。猶日興兵以攻其國。且所造大輪車。行駛如飛。一點鐘可數百里。堆積礮彈如山。蓋該夷固以躡武為能也。今并赴津各船。秋冬間。如已由滬回粵。省城為買賣之區。夷商必不願其滋事。而如南海番禺各鄉。順德香山。東莞新會各縣。則難保其不洩憤。而順德尤可危。蓋臣與羅悖衍。

等皆夷人所欲得而甘心者。

皇上智燭幾先。以紳董中素孚鄉望。如羅惇衍等。亦應整頓鄉團。以備不虞。臣當即遵

旨。將天津倭仗情形。

聖謨在先。勦後撫。信致羅惇衍等。密加整備。不可宣露防禦情形。使夷人知覺。尤不可假奉。

旨為由。致於撫局有礙。諒羅惇衍等。必能仰體。

宸廑。顧全大局也。至臣自上年八月至今。一字不敢言夷務。至煩。屢念者。實因八月之奏。上海已傳觀。映前額。嗚呼。得見此摺。深知。

上年四月省北復城之舉。實臣與羅惇衍等。主持其間。故

銜恨在心。屢次勒令

欽差大臣桂良等。奏撤一督三紳。未蒙

允准。即思自己動手。十二月二十六日。欽奉

上諭。飭臣將

欽差大臣關防。送交兩江督臣何桂清。接辦夷務。臣於二月初四

日。方接到部文。該夷已於正月初間。由滬聞知。意以撤去

大臣關防。勢必久任兩廣總督。故欲害臣之心。更急。先是

臣於正月初八日。祭大轟神。詠吉於二十日。親赴西北江

督兵。初十日。廣州協副將濟。自省城來見。告知夷人與

臣誓不兩立。到西江必跟至西。到北江必跟至北。請緩啟

行。再作計議。果於十三日。派吏兵及奸細約有二千名。坐
淺水大輪船十隻。廣東西瓜扁船十隻。馬船數隻。吧哩哩
見柏貴。告以將往西北江一行。請派員護送。當派縣丞卓
炳森等送之。柏貴即諭知南番兩首縣。夷人狡詐。難保非
聲西擊東。於兩首縣派役跟蹤確探。日日飛稟到。夷船
出省河往東而行。由東莞縣屬河面行走。將及惠州界時。
臣因有西北江之行。早調都司卓興帶勇二千名在惠。署
惠州府海廷琛。亦有勇二千餘名。皆精銳可用。該夷來如
講禮讓。則地方官已設館舍。牛羊牲畜俱備。糧實俾包藏
禍心。則背城借一。有死無生。幸該夷行至東莞以上。水淺

船擱不得進。折而之虎門。走順德河。歷七洲洋。將由惠州。小淡水一帶來郡。又因西瓜扁船。在七洲洋被風浪搏擊。不得前。由是轉回順德。問該縣羅龍二紳何往。乃走西江。赴肇慶。問該縣蘇紳住家何處。各官皆以外出勸捐答。遂溯流而上。至廣西梧州。即撫臣勞崇光所奏者。由梧州回肇。盤桓數日。聲言欲駐兵於肇城。蓋知該處舊有總督衙門。為控制兩省之地。乃故為此說。經該道等勸回。二月初方到省。臣於初四日。接到吏部公文。當派員將關防齎送江南。一面照會該夷水陸提督。該提督仍照覆燕異詞。臣以為從此或可稍釋其嫌。乃二月二十邊省城有信來。該夷

復整備行程。明言將赴東江。斯時也。江西之賊分兩股。一由南韶一帶而入。竄擾樂昌。一由惠州邊界而進。將擾龍川。福建之賊亦破大埔。嘉應而攻興甯。且思惠州一郡。若該炎船由西而來。江西福建逆匪由東而至。兩面受敵。區區數千兵。其何以濟。乃決然定計。與其死於夷。不如死於寇。上游龍川為潮嘉入惠要區。賊所必爭之地。灘高水淺。賊可順流而下。夷難迎流而上。惟有親督重兵駐此。或可兩全。乃於二十四日啟行。進剽龍川。該夷遂不復來矣。在軍營將及五旬。督飭各軍進勦。屢獲大勝。克復大埔。嘉應解圍。興甯連平福建之賊平。而江西之賊勢將由惠州下

竄廣州。臣於四月初十日回郡。以便居中調度。仍飭各軍節節堵截。追剿兩起賊匪。殲擒殆盡。東路惠潮善一律肅清。方臣回惠郡之日。正嘈嘈嘶到香港之時。其於要進天津與否。機密事一語探不出來。惟知其擺隊進廣東省城。人馬齊列。城內外。及船古礮聲連環不絕。此吧嘔噎之故。為揚氣也。入城後不與各官一見。惟時刻密布奸細。來惠探聽防範。臣署左右前後。皆有細人暗伏。即不能携臣之身。總思搶臣之摺。臣思自天津議和後。至今未曾與該夷構兵。前有生擒夷人二名。亦向團練總局提還。上年七八月間在粵。夷酋照會到。臣有實深實感之語。雖力持不還。

城不通商之議。仍派紳士委員等。往來省城。籌議還銀交城。以便早日通商。嗣以上海

欽差大臣桂良等。咨送告示前來。通飭各海口。照舊通商。柏貴及粵海關監督恆祺等。即與之通商。該夷以有此示。亦遂不理。臣及至九十月。大幫茶鹽上稅後。臣始知悉。亦未嘗再與攔阻。何至恨臣之深若此。直云正二月間。人人皆知其為上年八月之奏。於夷人詭計。扶掖無餘。並有懸賞三萬銀。殺叱噶噠之語。該夷等咸知悉。故貌為各釋前嫌。實則記恨在心。今若再有要件。落該夷之手。勢必更遣不測。故臣於二月二十四登舟以後。始奉到正月初一日寄

諭一道。飭將民夷互鬧之事。迅速詳細具奏。臣思年前十二月石
井之戰。羅傳衍等。業經據實詳奏。初一日之奏。係前摺未
到。茲據羅傳衍等來信。知所奏已奉到。

硃批。有辦理妥協之語。万幸稍慰。

聖懷。復何敢以臣一身之危險。上煩。

廕念。三月間。在龍川軍營。先後奉到寄。

諭。飭臣諭知柏貴。勸令該夷。赴上海與桂良等面議。及開導該夷。

無復再赴梧州等因。臣遵即差送與柏貴閱看。而柏貴已。

病重不能言語。其時。啞啞。已回。嚕嚕。嘶未。到上海。所議。

有關大局之事。吧。嘎。嚕。不與聞。此外無可與語者。曾據粵。

紳候選同知升用知府潘世榮密稟聞該吏目柯憲輝云
上海之議桂中堂欲以四事翻騰。願欽差則一字不改。月
臘月回來後亦不復再與桂中堂見面矣。粵東賠銀交城
之事須進京後再議。似此則該吏赴津舉動不推粵東無
一點端倪可以具奏。即上海亦未必有實在情形可以奏
者。此已久未將吏務奏報之實在情形也。至天生吧噠
所以禍粵也。不去吧夷。粵難未已。咸豐六年。夷氛實開於
此矣。今更肆行無忌。筆難罄述。即如柏貴故後。撫印不准
送出省城。原欲新任巡撫進城。既可恃為護符。又得肆其
挾制。勞榮光於到任後。馳書告臣曰。西人議論多以為不

宜入城。然細思由梧州而來。不到省。祇有駐肇慶。夷船一水可通。與其使該夷扶之以來。轉不成事。不如長驅直入。示以無恐。六月十三日午刻到任。吧嘎噠等。即於未刻進署。其故作兇肆情狀。甚於常時。驟自畢承昭署篆後。幾於無日不以索賠銀。蓋夷樓二事相偪勒。畢承昭至無可如何時。則對以克汝之量。不過派兵把我看守。否則將腦袋取去。要銀則斷乎不能。乃專心於蓋夷樓一事。前後十三行舊址。尚嫌狹隘。必欲另添一處。指出沙面地方。須由水底壘基而起者。但築基址。估工即須二十六萬兩。今粵海關於關稅項下。將來應賠兵費款內。先行陸續提給工匠。

畢承昭以水底築基。成否莫定。已發之銀。統須該夷認帳。令伍崇曜等與之舌戰。堅不允從。成則伊之業不成。則帳不復認。復自十三日未刻以後。議至夜深。其勢不得不依他。且須給與照會為憑。照會底稿。又須吧嘎噠先改定。然後可行。其橫逆大類如是。尤可慮者。柏責任內所用辦事家人。皆與夷為伍。李小村日在門房。一切公牘。吧嘎噠無不知者。外無所用其探聽。內無所用其隄防。故亦相安於不覺。然究竟緊要事機。悉由臣惠州辦理。城中多有不知者。今則臂撫兩符。俱在城內。夷人時刻窺伺。且已手函數千言。陳大概情形。密示勞崇。尤其於夷人慣入內室。挖

索公文密件。將來寄

諭到省。難保不索觀截搶。尤囑令早為之計。至該夷在津。如未就

撫。督且王慶雲到粵。可否一併駐劄省內。應請

聖裁。飭遵。

硃批。覽奏詳細。各情已悉。

庚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前據副都統格綳額稟報。夷

船三隻。於六月二十七日。在距老龍頭十餘里停泊。等當

即飛飭沿海各路防兵。如意嚴防。業經附摺陳明在案。續

據各營稟報。該夷大船停泊外洋。小杉板近岸。尋覓食

物亦極馴順。一月以來。該夷歷至老龍頭。秦王島。老母溝。清河。呂洲河口等處。口岸周歷。用小船試探水之深淺。查看地方地勢。均已繪圖。各海口兵役。一經攔阻。即行駛回。旁加籌思。窺其形勢。似俟暎夷敗退之船。沿海窺探。或伺隙而動。或相准虛實。以圖再舉。所有各海口防兵。或隱或現。該夷亦不能盡知虛實。七月二十四日。夷船三隻。由外洋越過北塘大沽。於二十七日。駛至大沽。迤南之祁口地方停泊。隨有夷人數名。坐小杉板近岸試水。並詢問水陸赴津程途。經祁口營署守備張錫元告以此處距津六七百里。中間數十里。泥淖難行。該夷亦即駛回。查大沽迤

夷敗退之餘。大沽防守既嚴。大約不敢輕犯。劉家河等五處。汊河船隻不能行駛。亦無可窺伺。或沿海口岸停泊數日。漸漸南駛。惟山東煙臺恐要久停。該處商賈雲集。人煙輻輳。若因各海口均係停泊數日。即便開行。視為故常。恐一旦竊發。殊屬堪虞。應請

勅下山東撫臣。豫為防範。該夷既經受創。知有準備。亦必不敢滋擾。五月二十五日。與該夷接仗之時。各營官兵。無不奮勇爭先。勉圖殺賊立功。惟北岸北礮臺海口營兵。見賊勢兇猛。越牆見水逃避者三百餘名。自應即時查拏。以正軍法。彼時因夷船在海口停泊。若操之過急。恐有逃出外洋勾

串情事。是以於味夷船隻開行後。即行派委弁兵。分投查
拏。現已拏獲三名。業經正法。梟首示眾。再前獲暎夷一名。
本係帶傷被擒。近因痢瀉。醫治無效。現已病故。

硃批。另有旨。水陸籌防。甚為周密。不可稍涉大意。以備不虞。尤應
嚴飭各路統兵鎮將。暨弁兵等。不准因有前番得意。遇夷即戰。
徒邀保舉。不顧勦撫大局。如有前項情事。即由汝處查拏正法。
不必請旨。此次遊駛夷船。為鬼為蜮。殊難測度。看來恐係俄夷
多方窺伺。有隙即戰。以圖要挾。無隙即講。和貿易。並代各國豫
占馬頭。利人利己。以為他日地步。皆在意中。若云暎夷圖報。尚
不在今秋。須俟明歲春夏之交。或者另生詭謀。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夷船在沿海口岸窺伺一摺。據稱夷船三隻。一月以來。歷至老龍頭。秦王島。老母溝。清河。呂澗河口等處。用小船探水。並查看地勢。復駛至大沽。迤南之祁。呂。劉家河。停泊。用千里鏡。打看等語。夷船到處遊駛。為鬼為蜮。殊難測度。嗾使各船。前已駛回上海。現在夷船。恐係俄夷。多方窺伺。已於摺內詳細批示矣。該大臣現在調派成保等。帶領馬隊。分劄各處。防範尚為周密。該夷如敢登岸滋擾。或在船上先行開礮。著即遵前旨。奮力轟擊。勿受彼欺。致落後著。如僅止試探水勢。及上岸尋覓食物。自不必先開礮端。致彼有所藉口。至前獲喫夷一名。現既物故。即為棺殮。或即交沙船帶回上海。交何桂清

轉交該夷。以為轉圜地步。或暫存海口。俟該夷就撫後。再為交還。即著僧格林沁等。斟酌辦理。山東煙臺地方。本月已諭令崇恩。嚴密防範矣。

又

諭。僧格林沁奏。夷船一月以來。屢經駛至老龍頭。秦王島等處。探水。近復折回大沽。迤南劉家河停泊。漸次南駛。山東煙臺地方。恐要久停。請飭防範等語。山東煙臺海口。前因有夷船在彼停泊。曾諭該撫嚴密稽察防範。茲據僧格林沁奏。夷船漸向大沽。洋面南駛。難保不再到煙臺海口。意圖久停。該處商賈雲集。人煙輻輳。若視為故常。任其逗遛。一旦竊發。猝不及防。殊為可慮。

此外各海口港汊紛岐。多有可停泊之處。均宜嚴為準備。現在通商章程尚未議定。民間概不得與之私行交易。應一併禁絕。著崇恩嚴飭沿海地方官認真巡查。密加防範。如有夷船停泊。諭令迅速開行。毋許久留。致令上岸滋擾。崇恩現雖有旨。令來京候簡。仍宜實心辦理。如因簡放有人。意存諂卸。將來設有貽誤。恐不能當此重咎也。

壬寅。俄暉斯照會。

為知照事。於本年七月初二日。

欽派大臣肅行不宜之文。至本大臣。後不復通商會晤。一則該大臣會晤。及所照會。並未見益。一則所議。與本國欽差大臣

分位不合。所以十餘日後始行文。想該大臣改悔。不意所
覆言語雖合宜。而意如舊之悖禮。令四十餘日未嘗會晤。
本大臣誠願護持兩國和好。故照會軍機大臣會晤商辦
情形。以便設法妥辦。本大臣會晤肅二位大臣時。曾遞商
辦決定兩國東西交界未定之處。並復行旱路貿易。及辦
別早年所立和約內。有應增應減應刪俱已辦妥之事。分
寫六條。並非出於己見。乃照依和約。特為豫防含混相爭。
其第一事。分定兩國東西交界。係照天津和約第九條。其
第二事。復行旱路貿易。係照恰克圖和約第四條。並尼布
楚和約第五條。其第三事。辨別早年和約。特為使時勢相

合豫防含混相爭之意。惜

欽差大臣瑞憲於辦理。初時曾言並無和約等件。伊亦不知此事。

次又認稱曾有此等和約。停止已久。不必再議。今七月二十日咨覆。並未言及和約之事。至講說愛琿城所立和約。與本國者迥不相同。即本大臣以中國

大皇帝。咸豐八年五月初八日所降與大學士桂

工諭。轉送至公。普提雅廷為證。瑞二位大人亦言不知有否。本大

臣將上年

諭旨譯漢文與閱。伊等雖認有此

諭旨。乃所譯與原文不合。及至求將原文送至本大臣覆對。答以

此

旨係在軍機處大內收存。該大臣未便擅出鈔給等語。七月二十日所未言及此。

旨。此等前後不符之語甚多。如七月初二日咨覆言中國

大皇帝優待本國。已將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開吞屯奇咭等處。

借與本國等語。查愛琿城所立和約。第一條內言黑龍江

松花左岸等處至海口。作為俄囉斯國所屬之地。並非暫

時乃永遠勿替。六月二十六日。瑞二位大臣所照。亦言愛

琿城和約。本有中國

大皇帝業已准行。奈於七月二十日咨覆。言該處該屬中國之地。

不應本國人居住。殊不知閩、吞、屯、奇、咭等處。及松花江口、南、延、岸。本國人居住多年。又前瑞麟二位大臣照會。曾言海口通商五處。七月十六日照會。海口通商七處。實按照天津和約所言。又七月初四日。該大臣照會本國船隻。勿在並非通商海口遊行。於七月十一日所發咨文。仍如是言。又言務將此情節。迅速行知本國。於七月十六日咨覆。言現與暎、哪二國。尚無成就。本國商船。俟中國與兩國互換和約至四箇月後。再往七處海口開市。於七月二十三日。該大臣照會。仍言四箇月限期求從緩。因現在新章。尚未行知各海口。况該大臣稱於互換和約時。與前任欽差大

臣等將此事說明。欽差大臣亦已當面應允。是以照會本

大臣暫緩令船隻前往貿易。肅二位大臣言及此。係不知

送文之前一月。四箇月限期已滿。肅二位大臣曾言兩

國東界。應黑龍江將軍與公木哩斐岳幅商辦。今來文言

本國大臣可往辦此事。並非與黑龍江將軍。乃與吉林將

軍商辦。據本大臣思。若中國大臣擅自講論和約。並不遵

諭旨。視若無事。即往吉林。又有何益。設若本大臣往吉林商辦。誰

能保來時中國大臣。不如現今不復失信。况中國大臣。不

願合禮商辦。嚴守所議哉。肅二位大臣明知愛琿城新立

和約。已定黑龍江為蘇哩等處為界。然照會屢次言及立

尼布楚和約時。兩國並未查明此地。但知興安嶺之西。格爾畢齊河源處。約略云。順此山至海為界。其極東近海之地。作為共有。俟將來查明再定。據新近查明興安嶺。分為兩岔。一岔往北至冰海。一岔往南至黑龍江。斷過三姓地方。蓋興安嶺北岔不能為界。因其向北不向東。興安嶺南岔為界。與中國有虧。是以愛輝城議定。以黑龍江為蘇哩等處為界。則兩國皆有裨益。肅二位大臣。屢次言興安嶺為界。其意何取也。查此等辦法。本大臣始知。肅二位大臣。實不知應辦事情之詳。但知其緊要。設法推卸。恐自辦錯誤。且本大臣轉詳軍機大臣。肅大人辦事。實不合和好之

道會晤時。數次曾言中國願交鋒於本國。今於七月初二日來文。冒言本大臣堅持己意。必致使我國閉關罷市等語。並將本大臣之求稱。為先出無禮之言。伊不能詳辨我國所求。及輕視早年所定和約。並不留意與本大臣所論之理。乃出租率無考之言。直不應允我國所求。兩國和約。豈有如此商辦之道乎。本大臣初來京時。曾行文軍機。求

轉奏中國

大皇帝。派可靠之員。商辦一切兩國有益之事。肅大人會晤之時。大半言毋庸議。然則何為商辦。且兩國緊要事件。豈可如此草率辦理乎。肅大人似不明我國所求。止於和約之事。

並非別故。特為護持兩國和好之意。我國所求決定未定
交界。以免侵占含混相爭而已。伊云設有本國侵占之事。
即已許借與本國等事。亦皆毋庸議。此言合理乎。地界未
經分定。焉能免侵占相爭。所以迅速議定兩國地界為要。
其東界尤要。或肅大人不明此理。或伊願使我兩國不和
乎。想軍機大臣俱係明睿通達之人。不能如其所願。本大
臣懇乞貴處大臣。或告知肅大人。辦事必須詳慎。俱依相
和友道。或照天津所立和約請。

旨另派大學士或軍機大臣一員。會通商辦。更乞交付一切兩國
相交緊要之言。並將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所奉

諭旨及自康熙年間至今兩國所立和約鈔錄一分交給。且曉諭
凡和約之條非兩國會議不可停止。莫謂年久即不准行。
貴處大臣明知。

貴國現時與兩國不和。自應設法不至又與鄰大國相爭。況
該鄰國相好多年。能補濟。

貴國危難之時。今本大臣自應在京商辦情形。及

貴國

欽派大臣所覆之意。一一疾速奏明本國大皇帝。本大臣情願護
持兩國和好。不敢將肅二位大臣所議之意。奏明本國大
皇帝。因前任欽差大臣丕覆命。以為毋庸議而已。本國自

不能喜其所覆。若本大臣仍以毋庸議回覆。豈不增本國所忌乎。惟望貴處大臣設法助我。以合友道之意。而覆本國。我國大皇帝誠意護持兩國和好。差我告知中國大臣等。修此和好之良法。本國大皇帝聞知中國大臣等能明此意。果誠願修和好之道。亦必心悅甘願。別出良法。使兩國內外平安相和。此文特為護持兩國和好之道。而照會。惟恐肅大人以冒言率意。而致兩國不和。為。此照會可也。

癸卯。山西道御史陳鴻翊奏。竊目上年五月。夷船南駛。重修大沽礮臺。豫為設備。因將大沽迤北三十餘里之北塘。

礮臺亦加修補。復於北塘河北三十餘里之營城外添修礮臺四座。屯駐馬隊一千名。大沽在南營城在北。北塘居中。三處聲勢聯絡。自可互相應援。本年五月。夷船北來。欲令其由此進口。將北塘所設兵礮。全行撤歸營城。使之無恐。嗾夷不遵理論。竟在大沽河口開礮。毀我防具。經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督率將領。將其大輪船擊毀十餘隻。傷斃夷兵數百名。並將其上岸步隊聚而殲旃。該夷敗退南旋。意必益餉添兵。再圖報復。而味夷貌為恭順。即由北塘進口。互換和約。臣竊思味夷與嗾夷朋比為奸。見大沽防守嚴密。難遂奸謀。勢必將北河水勢淺深。道路遠近。

並撤防情形。密報暎夷。為之設計。暎夷詭詐異常。前在大沽接仗時。彼之所以致敗。與我之所以制勝。既已深知。自必變計而思逞。萬一再至大沽。陽與僧親王接仗。而潛於夜間。陰令步隊。由北塘上岸。阻我營城駐守之兵。不得過河。援應因而南趨。大沽北礮臺後路。前後夾攻。則大沽甚為契重。雖其間新河地方。亦設防兵。而由北塘前赴大沽。亦可由新河村外繞越。且恐該處弁兵。猝不及防。或有驚擾。轉致掣動大局。此尤不可不慮者也。相應請

旨。飭諭帶兵大臣。查勘地方情形。仍於北城河口。調同兵丁礮位。申諭鎮將。嚴為防守。使該夷計無可施。方為萬全之策。或

即將營城所駐之兵移至北塘。更為扼要。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請飭嚴防北塘一摺。據稱本年五月間。夷船北來。因令由北塘進。將礮臺防兵撤回營城地方。現在喫夷受創。南旋。意必來圖報復。萬一再至大沽接仗。陰由北塘上岸。阻我營城之兵。因而南趨大沽北礮臺後路。前後夾攻。雖有新河防兵。該夷方可繞越。恐弁兵猝不及防。轉致掣動大局。請飭嚴防等語。北塘地方與大沽均屬緊要。前經僧格林沁密設防具。並派馬隊逆為策應。布置尚為周妥。現在味夷雖已南駛。俄夷仍在洋窺伺。北塘為大沽北礮臺後路。應如何安設礮位。撥調防兵之處。不可稍涉大意。著僧格林沁體察情形。密為防

範母令該夷寇我虛實。是為至要。

乙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初四日申刻。忽有兩桅夾船一隻。由劉家河駛進。攔江沙內。難心灘外。影於閩廣商船之後。停泊。旋有小杉板一隻。上坐夾人十餘名。駛入頭道鐵戲內。經巡哨官兵喝止。亦即收住。當派守備鄧啟元坐船迎出。問其來意。據稱係暎國船隻。在各處海口。繪畫地圖。並稱打仗後。伊國有難民十二名。在此收留。伊等前來領回。如若給還。伊情願領回。又問伊國講和之人。曾否到來等語。經鄧啟元告以此處並無爾國難民。爾亦不應沿

海窺探停泊船隻。該夷聲稱。明日即開船駛回上海。旋即駛回到家河歸併一處停泊。初五日卯刻。三隻夷船並向東南駛去。遠出外洋。不見帆影。申刻忽又有夷船一隻。繞回北塘。迤北之煙頭沽地方。其餘二隻在北塘東北海面來往遊駛。察看該夷情形。因挫敗之後。進退無據。沿海測量水勢。摹畫地圖。又於大沽北塘設防之地。窺探情形。意圖牽制。其杉板船駛入內河。傍徨四顧。語言閃忽。說話之間。一面用千里鏡打看礮臺營壘。再已故英夷擇時莫革。甚之。屍應侯撫局定後。該夷詢及時。再行給領。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奏。近日夷船遊駛情形一摺。覽

奏均悉。暎夷船隻於八月初四五等日在大沽南北各海口往來遊駛。以尋覓難民為詞。而測水繪圖。且用杉板船駛入內河。窺探礮臺。情殊叵測。僧格林沁已飛咨西波阿等嚴密防範。靜以待動。所籌俱屬周妥。本日適據勞崇光奏到。密詢廣東夷商各情形。據稱暎夷自天津挫敗後。各國皆與離心。惟印度之暎喀喇。為暎夷屬國。若往調兵。不能不從。又南洋黑夷。謗稱黑鬼。惟利是視。唯以重利。難保不從。若六月中旬。由上海前往調兵。約八月中旬。可到天津等語。此雖係夷商等臆揣之詞。而該夷舉動詭秘。亦難保其必無。該大臣總須嚴為之備。於大沽北塘等處。勤加偵探。使其無隙可乘。方為妥善。又據勞崇光奏。該夷

耳目太眾。即如價格林沁。天津報捷原奏。六月杪。廣東省處處傳鈔。考其由來。則稱自夷船鈔得。嗣接價格林沁鈔摺。咨會相符等語。前何桂清亦奏稱。該夷以重價購覓價格林沁摺稿。可見該夷工於偵伺。不可不防。著價格林沁。嗣後於陳奏摺片各件。有關夷務者。加意嚴密。勿使稍有洩漏。是為至要。

丙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嚙嚙晰籍上海民夷互鬧為口實。摺塞照覆。迄已旬餘。該督接到臣照覆之文。並未另覆。現在互鬧之案。已經委員喬松年等查辦完竣。吳煦藍蔚實等。因民夷均已安貼。七月二十日以前。吳淞口時有夷船。

二三隻出入不帶。密探噶嘯。及噶嘯。仍無動靜。即傳誠。讓華商。諭令作為己意。轉告夷商。以天津之事。係噶嘯任性妄為。噶嘯。噶嘯。隨同附和。中國將弁。亦有傷亡。現聞京中王大臣公議。不令噶嘯等進京。換約。前談概作罷論。並須賠還兵費。方准通商。但覺由噶嘯所肇。爾等失業可憫。如該夷等自知悔悟。尚可懇求總督。轉乞

大皇帝格外施恩。或能仿照味夷七口通商章程辦理。即在上海換約。夷商聞之。亦深疑懼。而以噶嘯等前此寄信回國。如何措詞。甚為秘密。誠恐該國王調兵前來報復。現在噶嘯等。業已不能自主。必須另行設法辦理。方與伊等買

易無礙。華商人等。因而議及噶嚕斯等。已捏詞聳聽。雖有新聞紙。及夷商家信寄回。而夷商中亦未必眾口僉同。該國王遠隔數萬里。未必即能備知實情。僅能由

欽差大臣桂中。將噶嚕斯前後桀驁情形。詳細照會。噶夷等。執大臣。俾該國王瞭然於胸。亦弭兵息事之一法。噶嚕兩國相距近甚。如交噶夷代遞。必可收到。至味夷上年在津。亦俾先定和約。本年天津之事。明知噶夷不肯即了。伊祇圖見好。尤為調停。仍踵上年故智。先行換約。其居心實屬巧滑。亦不易於駕駛等語。並據吳煦等。將譯出新聞紙鈔錄具稟前來。臣查閱新聞紙內。有噶夷船隻。於未開行以前。

在北河一帶。測量水勢深淺之語。即係該夷繪畫天津砲臺圖說之詭計。味首在京。亦不感激我相待優厚。是其處心積慮。不忘報復。而味與暎之貌離心合。均可概見。惟嚙首等。六月十六日遣船送信回國。照尋常往來程期計算。約十月間可以返權。此事必多議論。非倉猝所能定。恐須冬春之交。方有回信。雖准。

欽差大臣桂良等。咨會味首。已定期在北塘換約。開市之期。言明應與暎喘一律。尚須回至上海再議。不致參差。又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咨。味首華若翰。已於七月十九日。由北塘啟碇南旋。而此半年之間。相持不下。關稅難期起色。且九月

以後即應料理海運。萬一該夷攔阻沙船出口。即多掣肘。議者或云暫改河道。無論停辦多年。驟議復舊。船隻河道。非數月內所能竣工。亦無此經費。且江北捨逆交乘。耽耽虎視。更未敢冒昧從事。或又云仍行海運。而改道劉河出口。殊不知由劉河放洋。不能飛越吳淞口外。咸豐四年間。之改道劉河。因劉逆竊踞上海縣城。其患僅在上海。本與吳淞口無涉。今夷船停泊於吳淞口內外。與不改道何異。且焦思中夜。幾至張弛兩難。是猶能知人之病源。而不知用何藥以治之也。味商華若翰已於七月二十五日返棹。上海寓居洋行。尚無動靜。

硃批。知道了。務須妥為籌畫。明年海運事宜。於萬難之中。總要全數辦成。責成沙船。方有把握。若有夷務攪擾。猶能安穩抵津。朕必令驗未大。再查明該紳者等。請旨加恩。

何桂清又奏。再上海民夷互鬧。釀起夷匪擄掠華民。而擄掠實肇端於拐騙。此等拐犯。斷難曲從寬貸。惟推究始禍之由。尤以禁止外夷雇人為第一要義。臣前委留蘇差遣道員喬松年。會同撫臣徐有壬所委之候補知府吳雲。同往上海。分別撫綏彈壓。密訪呂宋等國。本有賈人為奴之風。有等並無生業之夷人。隨船前來。漂流內地。謂之流配鬼子。各國皆有。該流配等。即向通內地游手。以雇人種地。

為名。始則拐騙。繼而擄捉。將內地民人賣與各夷。現在之
 案。實傳呂宋。佛囉西所為。已據寶山上海等縣。報獲拐犯
 王阿福。林彩成。徐啟東。張瑞記等四名。由喬松年等會督
 嚴訊。均籍隸甯波。各自代夷雇人。曾在各處擄拐人口二
 十餘名。至百名不等。陸續刺送上海。或徑赴吳淞。所得雇
 值。除酌給被拐之人外。餘俱花用。不記確數。該犯等均向
 夷人說稱受雇而來。該夷與被拐者。言語不通。無從別其
 真偽。即間有訶辯者。該夷即疑為翻悔。不復置問。究詰不
 移。喬松年以該犯等。極惡最著。幾至釀成事端。未便稍稽
 顯戮。即於審明後。遵照原奏。將王阿福等。先行就地正法。

昂首示眾。釣船鎗示海濱。民心為之大快。其打毀天主堂
焚燒夷書者。亦傳內地無賴之徒。並已分別責懲。夷情亦
均貼服。復與該領事等。再三要的。嗣後不得雇人出洋。並
將流氓鬼子驅逐回國。俟接到覆文。仍由臣照會各夷酋。
一體飭禁。現在哮喘咽等場。已平復。惟初次毆毆夷。及
擠溺暹夷之正犯未獲。二次毆斃。俾屬什臘夷人。亦由因
疑致誤。已飭縣拘傳犯證。確訊完報。所有中外未獲擄拐
各犯。並飭訪拏。由地方官及領事。分別辦理。察看民夷。猜
嫌已釋。市肆均尚照常。

硃批。知道了。正兇未獲。總難了結。著上緊嚴緝。勿令漏脫。

給俄羅斯照會

辦理軍機處為照會事。准八月初五日。由禮部送來貴大臣照會一件。內稱

欽派大臣肅行不宜之文會晤。及所照會並未見益等語。

欽派大臣肅皆係我

大皇帝親信大臣。既與貴大臣辦理事件。斷無不誠心相待之理。其每次與貴大臣照會及面議言語。皆係據理直言。本處均已知悉。何謂先出無禮之言。前於貴使臣至到京後。我大皇帝即派大臣肅與之互換和約。並無留難。和約內已許貴國七處海口通商。又格外准將黑龍江附近海岸之閘吞屯

地方借與居住。並由黑河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又待貴國已至厚矣。和約既換。其餘即無可再議。况分界一事。必須會同履勘。方能明晰。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自宜照第九條所載。由我國各該處將軍大臣派員會同貴國使臣查辦。方為妥協。現在我國派出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在彼久候貴國使臣妥辦。而貴國使臣竟未到彼會辦。是貴國使臣並不以和約為重。至烏蘇哩河。發芬河等處。並非與貴國毗連之地。亦決不能借與貴國居住。前因黑龍江將軍奏辦理糊塗。是以

大皇帝將伊撤任懲辦。貴使臣豈尚不知。總之兩國和好多年。必

須彼此有益。方合友誼。貴大臣必欲將所求之事件。件件允准。方為和好。有是理乎。以本大臣之意。不若貴大臣迅速。知照貴國會辦地界之人。早赴黑龍活會。同我國將軍大臣所派之員。詳為妥辦。勿誤兩國公事。方不負本大臣此次照覆之美意也。為此照會。

丁未。山東巡撫崇恩奏。本年自夏徂秋。福山縣煙臺海口。時有夷船往來停泊。該夷一經收口。輒即逗遛不去。即使開行。亦多半仍在北洋遊駛。臣以該夷往來行駛。情殊巨測。深恐登屬稍有疏虞。謹遵

諭旨。嚴飭沿海地方官。先行欽遵查照辦理。一面遴委候補道明

新馳往登州。會同登鎮。暨該管道府。查明煙臺。如現有夷船停泊。立即親往海口。催令迅速開行。仍督飭各屬認真嚴密巡防。僅有躋到船隻。一體正言拒絕。勿許奸商勾通貿易。致使久留。至於沿海各口。如界直隸之大沽河。曾於春間。經臣遵

旨。派撥官兵三百名。前往該處附近之官莊地方駐紮防堵。其餘口岸。亦先後嚴飭所在文武。隨時小心防範。一面圍疎鄉勇添募餘兵。以期有備無患。惟東省洋面三千八百餘里。其間港汊紛出。實係防不勝防。臣現飭該道再行相度地勢事機。如須添撥布置。亦即會同稟候酌辦。

硃批知道了。

庚戌。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查北塘海口陸路距大沽北岸礮臺三十餘里。於春間到防後。察看地勢。既防大沽。不能不兼顧北塘。以爲犄角之勢。又因礮臺舊基。逼近村莊。限於地勢。僅能粗立規模。查北塘北岸營壘以外。雖無村落。地方甚低。每遇大潮。營外四面皆水。南岸礮臺東臨外海。北近內河。西南二面。民房林立。相距營牆。不過數步。村莊廣袤三里。人煙千戶。即使礮臺可守。一經接仗。炸礮火箭。必致延燒村內房屋。兵民交驚。萬難守禦。蓋疎夷礮

光猛。大沽村莊距礮臺三里許。五月二十五日接仗。夷礮已飛至村莊。北塘礮臺與村莊比附。或被礮火延燒。不但礮礮官兵徒多損折。亦且挫我銳氣。滋長寇氛。此限於地勢。不能設守之實在情形也。至北塘村外西南均係鹽灘。湖溝泥潭。人馬不能行走。該處距大沽新河均不過三十里。僅有一路可通。並無分歧道路。距北塘村數里道路與海岸相離甚近。河灣船隻道路行人俱能一目了然。設使與夷人相持。北塘營壘規模既小。不能多設官兵。自應由大沽新河撥兵援應。夷船既能看視。必不容我官兵近村。即使官兵奮不顧身。村內一幾街道一經延燒。無路可至。

礮臺。此北塘不能多設官兵。他處不能援應之。實在情形也。且查北塘並無商賈居積。百物輻輳。均在蘆臺。道光年間。添設通永鎮總兵。駐劄蘆臺。足見蘆臺人稠地廣。實為瀕海重地。再四思維。只得於北塘蘆臺道中之慈城地方。趕緊修築礮臺營壘。即將北塘礮位防兵。全數移至營城。並奏明派西凌阿。督帶馬步官兵。駐劄該處。嚴密防守。截其由水陸北竄之路。其北塘礮臺內。暗設火器。以為埋伏。又於西南大沽迤北之新河地方。派撥馬隊官兵。劄營駐守。截其由水路分竄。該夷如敢由北塘上岸。以襲大沽北礮臺後路。新河防兵。足資扼截。該夷亦難以徑行繞越。牙

非敢虛此一路聽其出入亦非初未慮及有所疏略實以該處地基窄狹萬難施展不得不量為變通以期與大沽營城虛實相間使該夷不知底蘊在該處紳民不知兵機以保衛村莊為意固願添兵駐守在旁亦非敢將此處村莊置之膜外統籌全局權其輕重與其守而復棄徒滋擾害轉失保民之通莫若留為虛步遠設防雖亦可施我兜擊之術現在營城新河等處官兵仍復如前防守而北塘則飭本地方文武及各委員不時瞭望巡查以期與大沽海口信息時通並令營城馬隊時至北塘來往梭巡不令該夷窺我虛實仰蒙

諭旨垂訓。謹將籌備實情。具陳梗概。至夷船三隻。停泊北塘。東北
煙頭沽。初九日巳刻。有杉板船一隻。撐駕近岸。見有官兵
沿海防守。即向問購買餵羊青草。經官兵答以此處並無
青草。即駛回大船而去。至是日申刻。該夷大小火輪船三
隻。陸續向東南開駛。不見帆影。尚未知其駛向何處。俟各
海口探有確蹤。再行奏報。再初九日恭奉

諭旨。以該夷工於傾伺。飭於陳奏各件。有關夷務者。加意嚴密。
勿使稍有洩漏。於陳奏事件。皆加意慎重。軍營重地。辦
理文案處所。斷非外人所能窺伺。惟與該夷接仗後。曾將
原奏。知照山東巡撫。兩江總督。兩廣總督。均交驛遞。中途

折聞。在所不免。

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又

批與惠親王等同看。此係防務機宜。嚴飭該章京毋須傳播。

辛亥。俄譯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八月初九日。由禮部送來貴處大臣照會一件。內稱和約既換。其餘即無可再議。况分界一事。必須會同履勘。方能明晰。斷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等語。本大臣照會。

欽派大臣補屢次明言。本國望求何故。且所求並非新端。仍按照

早年兩國和約而言。今不復陳說。况貴處大臣均已知悉。但願貴處大臣。記念本國所求。非出己見。惟照尼布楚恰克圖。愛琿。天津等和約而已。是故照前會本大臣明示和約條目。以便查驗。某求出某條。至天津和約第九條。本國已照此條辦理矣。貴處大臣均已知悉。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等。行文至御前大臣。公木哩。雙岳。幅內。稱派員履勘地界等語。公始接來文。即差郭米薩爾。伯多郭斯奇。滿洲通事師是瑪。列幅等數員。前往未分地界之處查看。與中國官員商辦。當時覆咨黑龍江將軍文內。稱本國所派履勘之員。業已前往愛琿城。伯多郭斯奇等。與黑龍江副都

就相見時。對言來故。且請迅速派員往烏蘇哩江。以便會同勘查等語。自乃先往。然中國官員未來江口之處。伯多郭斯奇等。想兩國東界自江口起。至興凱湖為止。以上流明定其當履勘者。為自興凱湖起至海之地。故前往興凱湖。莫

貴國官員於此處等候。乃仍未至。伯多郭斯奇等。待有數日。未見該員等來。恐誤大事。仍往綏芬河圖們江口處。一路總未遇中國官員。伯多郭斯奇。非徒行此路。一面等待中國官員。一面順路查勘地界。繪畫地理圖。及作書記。可見本國願按和約第九條行。乃

貴國官員怠慢。所以分界一事。未能春季在原處決定。乃至
今尚未辦理。貴處大臣。此事均已知悉。何謂本大臣不以
和約為重。本國所行。俱係照和約辦理。並兩國有益和友
道之事。公木哩斐岳。路過愛輝城。與副都統相見時。言
夏季到松芬河圖們江等處。想中國邊界官員。亦如本國
誠心辦理。謹守和約。乃至彼仍未見中國官員。故將郭未
薩爾伯多郭斯奇。及滿洲通事師是瑪列幅等。派往京城。
呈遞所做地圖書記。與本大臣特為會晤時。便於查閱。委
定東界。六月二十七日。本大臣照會_肅二位大臣。明言派
來官員情形。並請商辦東界。乃該大臣以閱勘帶來地圖。

書記猶為勞苦已極。今議定兩國緊要之件。因自六月二十五日。即伯多郭斯奇來京之後。至今與本大臣並未會晤。近日雖派官來問本大臣與肅二位大臣願會晤否。本大臣雖答以甘願。並請隨意定日。乃至今並無信。為是伯多郭斯奇等。歷經半月徒住。及兩國分界大事。並未辦理。若

貴國大臣。誠願照和約辦理。則會晤時。查勘該地界書記。甚便於商辦定決。僅貴處大臣。必願派員前往查勘地界。本大臣因誠願護持兩國和好。故如爾所願。將我處二員。派往黑龍江。特為迅速與

貴國官員商辦地界一事。惟乞貴處大臣。飭令派員護送伊等。由京直往愛琿城。至烏蘇哩地界。與本國不相毗連等語。亦屬邊界官員含混吞棗之語。該員深知本國兵屯數處。業已居住烏蘇哩江右岸。設若烏蘇哩與本國不相毗連。

貴國兩將軍烏敦行文求派員查勘順烏蘇哩江綏芬河之地界。且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所降與大學士桂良轉文公普提雅廷之

諭旨。亦不能稱以烏蘇哩等為界等語。貴處大臣均已知悉。乃仍謂該江與本國不相毗連何也。為此照會軍機大臣可也。

甲寅。吉林將軍景清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竊查前據
暫署三姓副都統印務參領巴考佈咨。據黑河口委員協
領倭克錦報稱。六月十九日。有夷商瓦爾佛羅未幅帶領
通事人等七名。繫船二隻。出黑龍江口傍岸。聲稱奉夷官
卜勒色依印票。前赴三姓等處貿易。向其阻攔不聽。隨繫
船支搭帳房。等候卜勒色依火輪船。定入松花江上行等
語。經該署副都統。恐火輪船恃強。遂派駿騎校斐凌阿繫
船帶兵迎阻。一面備兵一百名。密飭佐領富祥。在三姓附
近窩坑口要隘屯紮。防其滋擾。並經等。指派佐領永祥。
督飭迎阻去後。復據倭克錦報稱。二十六日。有夷商瑪克

西木斐恥等五名。繫船一隻。潛至松花江北岸。晤會瓦爾
佛羅未幅等。開船自入松花江西上。雖經百般阻導。該夷
拚死不從。又據驍騎校斐凌阿稟報。七月初四日。至喀爾
庫瑪也地方。適遇瓦爾佛羅未幅等七名。船隻前來。令其
攏岸。再三開導。該夷不理。揮眾開船。並據卡兵探報。瑪克
西木斐恥等五名。落後繪畫兩岸圖式。佐領永祥。富祥。報
稱。瓦爾佛羅未幅船隻。已抵窩坑口。停泊。專待落後人船。
一同西上。各等語。牙等飛飭該署副都統巴彥。督飭各
員。極力阻回。斷不准其分竄。茲據報稱。七月十七日。瓦爾
佛羅未幅等。開船西上。魁佐領富祥。橫阻曉諭。三姓地居

苦寒無商可通。該夷見其急迫。始行回帆。於二十一日已
出黑河口。入黑龍口。上往去訖。又據督辦夷務之署副都
統協領富呢揚阿報稱。瑪克西木斐恥等五名。亦由中途
折回。於十三日。出黑河口。下往各等因。咨報前來。才等查
夷情叵測。出沒靡常。瓦夷則見橫阻回帆。瑪夷則僅繪圖
折旋。是其行蹤詭秘。亦難保不復來。應飭各屬照舊嚴防。
再查前據署副都統巴彥傳轉據巡防各員詳報。五月二
十三日。六月初二日。由呢滿河經過夷船四十八隻。夷官
三員。男婦子女四百九十六名。入烏蘇哩上往。在樺皮林
子山嘴子屯。撥爾厚。金銀泡。興開湖口等處。搭蓋窩棚。分

留夷取數十名。至百餘名不等。六月初三日。由圖勒密入馬蘇哩夷船二十一隻。官五員。男婦子女五十一名。初十日。由下江駛入馬蘇哩夷船十五隻。官一員。男婦子女六十一名。六月十八十九等日。夷船五十二隻。男婦子女二百十六名。二十八二十九等日。夷船二十一隻。子女一百餘名。七月初一日。夷船十六隻。男婦子女一百六十餘名。初八日。夷船九隻。夷官一員。夷人三十餘名。十七日。夷船四隻。夷人三十餘名。十八日。夷船一隻。夷目奇薩羅幅夷人十餘名。均各帶有槍械火藥。由圖勒密等處。入馬蘇哩。經守卡各員攔阻開導。或稱奉木首之命。或恃強恣意抗

行。勢難徒言理阻等語。又據甯古塔署副都統富新咨。據
巡查嚴芬防禦圖勒武報稱。有夷人由烏蘇哩河口乘船
入興開湖。至莫力拉河上岸。起向嚴芬開修道路。查看地
勢。以備明春建房開地。並於平川處所。插立木桿。拴繫草
把。樺皮標記各等語。又查該夷既入烏蘇哩。搭蓋窩棚。
又向嚴芬開修道路。插立標記。以為明春占居地步。實屬
滋蔓。現已飭協領祿昌等。在烏蘇哩。守候木哩。雙岳。幅
晤。議條約。並拒阻人船。密察辦法。一面飛飭署副都統佐
領富新。委員佐領永錄。刻即派員前往嚴芬一帶。將其所
立標記。概行焚毀。仍隨時偵探。設法拒阻。斷不可以開蒙。

籍口任其肆行去後。該據富新呈報。轉據巡查緞芬等處。委官富山等報稱。前由陸路窺探地勢之夷人二十七名。俱各拔帳於七月十六日出境。向東北旋回。復查摩闊歲。伊蘭哈達地方。所立木桿。亦經該夷撤倒無存等情。

諭軍機大臣等。景濤特魯欽奏。俄夷人船闖赴三壩派員阻回。其強迫烏蘇哩口夷合不遵開導等情形一摺。俄夷人船欲赴三世貿易。於行抵窩坑口等處。雖經委員攔阻折回。難保不復行窺伺。其闖入烏蘇哩人船。則恐意行走。未肯折回。並搭蓋窩棚。為久居之計。兼於緞芬地方。開修道路。以為明春占踞地步。實屬異常橫恣。惟該夷如此肆行無忌。恐三姓烏蘇哩等處旗民。

或問與該夷暗中勾結之處。著景瀉等派員查明該夷搭蓋窩棚。始自何年。並各該處旗民。有無與潛通聲息。互相煽誘。均即確切訪查具奏。不得稍涉含混。至該夷到處恃強。既難理阻。亦斷不能聽其蔓延。以至無所底止。景瀉等身膺重寄。責無旁貸。應如何體察輿情。妥籌辦法。使該夷不得逞志橫行。而又不致開釁。著該將軍等會同熟商妥議具奏。

給俄羅斯照會。

辦理軍機處為照會事。八月十四日。由禮部送來貴大臣照會一件。內稱兩國分界大事。並未辦理等語。中國與貴國地界。於康熙年間。久已分定。其間瓦屯奇咭地方。本非

貴國人民應到之地。

大皇帝俯念貴國之民困苦。以和好之道。准將閩及屯奇咭地方。借與居住。並准貴國船隻。由黑河。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是待貴國已格外至厚。本處曾已照會。想貴大臣亦必深悉矣。至綏芬河。烏蘇哩河之地。本不與貴國毗連。更非貴國應到之地。前因黑龍江將軍等。辦理糊塗。是以大皇帝將伊等撤任懲辦。是綏芬河。烏蘇哩河。無論在京。在外商辦。斷不能借與貴國居住。前經本處照會貴大臣。知照貴國之人。早赴黑龍江。詳查妥辦。係專指已經借與貴國居住之閩及屯奇咭地方而言。並貴國船隻。由黑河。順松

花江往來入海行走。所以經該將軍等。在彼等候商辦。此事並非別有可議之處。現在和約初定。不應於和約之外。別生枝節。所請由京派員往愛琿城會勘之處。礙難准行。相應照會貴大臣可也。

丁巳。直隸總督臣福奏。接准河南撫臣瑛。咨到會同東河總督黃贊湯。山東巡撫崇恩。具奏摺稿。內稱。既有粵捻交乘。兵單賊眾。議請天津海防事竣。

簡派威望重臣。移師南下。督同勦辦。以期一鼓蕩平等語。等接閱後。詳細籌思。該撫等以逆跋日張。愈蔓愈廣。亟思大氣包舉。端蕩無遺。然祇圖勝算。而未作深謀。但計一隅。而未籌

全局。予愚昧所及。不敢不為我。

皇上密陳之。溯自軍興以來。

命將出師於今數載。而未肯輕派重臣者。非為體制較崇。亦以重臣所關者大。所繫者深。不盡在戰陳攻取之間也。即如咸豐三年間。僧格林沁奉

命督師勦辦北竄粵逆。於連鎮高唐等處。悉數殄滅。一律肅清。彼時豈不可以得勝之師。直抵江南。削平醜類。而

聖謨深遠。並未令其統師南勦。屢試兇鋒。此愛護之中。實寓慎重之意。然此僅就攻勦粵捻各匪而言。已不可令重臣輕出。而况海防事務。有不可以尋常軍務論者。本年五月二十

五日。大沽海口之戰。牙目擊接仗情形。該夷船礮之堅利。攻戰之猛鷲。百倍於粵捻各逆。若非礮臺營壘之高厚堅固。不足以折其兇鋒。若非滿蒙京營馬步官兵之用命濟心。不足以銷其逆謀。而要非僧格林沁一人。有以布置周密。調度有方。是否可操必勝。甚不可知。是不特夷人之所畏者。僅僧格林沁一人。即各營官兵。其中最得力者。論衝擊馳驅。無如滿蒙馬隊。論守臺然礮。無如京營官兵。而亦非僧格林沁之賞罰嚴明。甘苦與共。亦不能如是之身使臂臂使指也。現在海防未撤。僧格林沁日夜駐守礮臺。未嘗或離。而該夷之船。尚復遊駛往來。多方窺伺。儻或移師。

晚豫而夷船將至。即使另派重臣專辦防務。不可竊謂臨敵易帥。兵家所忌。驟易生手。較之僧格林沁之辦理防務。兩年以來。盡心殫慮。熟悉情形。其得力之深淺。自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然則勦辦南路粵捻各匪。或可遴選大員。不必定須僧格林沁。而禦夷則非僧格林沁不解。斷難另易他人。致令全局有礙。才反復以思。不揣冒昧。敬密陳管見。可否

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才為全局起見。無令重臣輕出而遠離。此不特海防之幸。實天下之幸也。

硃批。所奏甚合大局。該河督等奏請。早已降諭。未准。至汝之所陳。

意外之意。並委曲為難之處。狀已洞悉。批指過便即練。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二

籌辦英務始末卷之四十三

咸豐九年己未八月戊午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八月十七日。由禮部送來軍機大臣照會一件。本大臣業已接到。始閱其文。深為詫異。因文內所稱。俱不合。歷年議定和約。兩國相交友道。即貴處及本大臣照會。亦不相符。想本大臣前本月初五日所照會。貴處大臣。或未覩全。或未看明。或未介意。貴處大臣稱中國與本國地界。康熙年間久已分定等語。似屬不實。設若兩國地界。康熙年間分定。則恰克圖愛琿等和約。何為而立。即天津和約第九條。又何為而作。遇兩國交界決定之時。其邊界去

向何處者。當細裁於和約。並繪地圖。作記文。方妥。乃天下各國之定規。照此規記載。恰克圖決定之邊界。並非康熙年間。乃乾隆年間。且兩國邊界甚長。而決定之地。不過七分之二。上年愛璉城立定東界。順黑龍江。至烏蘇哩江口。八月初五日。本大臣照會。曾言東界分定之時。實有

貴國之益。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降與大學士桂之

諭旨。以烏蘇哩江為界。如是東方未分定之界。尚有將及七百里。即自烏蘇哩源處至海。西方未分定之界。尚有將及三千六百里。即自河濱山至浩罕地。貴處大臣言兩國地界於康熙年間。久已分定之語。以何為據。若兩國地界久已分

定○其天津和約第九條○有何意可講○貴處大臣○亦曾引此條為證○可見本大臣所言○皆有證據○請貴處大臣所稱○何以為據○而示我○使我不誤兩國大事○再據本月初九日○貴處大臣照會○內稱○分界一事○必須會同履勘○方能明晰○斷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現在

貴國派出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在彼等候○妥辦此事○以貴處大臣之意○不若本大臣迅速照會委會辦地界之人○早赴黑龍江會同

貴國所派之員○詳為妥辦等語○現在本大臣有存繪成兩國共管之地圖○及記文○足以此處妥辦分界之事○而准上言○

貴大臣照會。特為護持兩國和好。故將廓米薩爾伯多鄂斯奇同其協辦員等。派往黑龍江辦理分界之事。奈貴處大臣。似有反悔。並不顧八月初九日貴處大臣照會。所稱八月十七日。反行本國所屬及聞吞屯奇哈等地而言。並本國船隻。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即由京派員往愛琿城會勘之處。礙難准行等語。可見貴處大臣。先後照會不符之至矣。先設之法。不數日竟已更改。並將無理之事。強言有理。豈是公道誠心之辦。至聞吞屯奇哈等處。及本國船隻。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無可商辦。因本國船隻行此水路多年。松花江從未屬於

貴國若本國則道光三十年江口已有建立礮臺數處。又咸
豐八年本國與英國交戰時。英國兵船欲進奇哈。意往履
勘滿洲地方。本國兵逐之境外。且非開吞屯奇哈二處。本
國兵民久住。即烏蘇哩右岸。有二十三處。本國兵民久住
而

貴國邊界官員。仍呈稱烏蘇哩。與本國不相毗連。何也。東錫
畢爾各省總督。理水路各營兵。御前大臣。公木哩。斐岳福
阿穆爾斯啓。自東海歸本省時。於九月二十日前後。舉至
黑龍江之尼迭拉耶福斯克。布拉郭微。是成斯克二城。貴
處大臣。願使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等。與公木哩。斐岳福

會同商辦邊界之事。宜令該將軍等往愛琿城預咨行本
國住布拉那微是成斯克城之固華爾那托爾使伊呈之
公木哩斐岳幅。

貴國將軍等候商辦分界一事方妥。除分界一事奉本國大
皇帝之旨。本大臣則有與

貴國大臣大議之事件。並新近所來之信。有應面說與

貴國緊要之言。所以祈軍機大臣照天津和約第一條。即准

本大臣八月初五日照會所言。代奏

貴國

大皇帝。派大學士或軍機大臣一員。會晤商辦。再前照會本大臣

曾言將會晤商辦情形。細書奏明本國大皇帝。使聞

貴國待本國之實勢而照辦之。今本大臣擇定於九月初二日。派廓米薩爾伯多郭斯奇等二員。兵丁二名。由京前往恰克圖帶去奏文。懇祈貴處大臣。飭令沿途驛站官員備馬十匹。駝七隻。由京至張家口。用拉行李車二輛。馬匹鞍韉等物俱備。為此照會軍機大臣可也。

乙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味首華若翰返權後。連日與英佛二酋往來密談。夜分始散。英領事密迪魯。則因作緝殺傷英夷元犯。向吳煦等云。天津做成圍套。誘其入港。致覺

多命。味首入都。待如俘首。又令回至北塘換約。味首因勢
孤。不得不然。各國商人。無不忿忿。明春定欲赴津報復。上
海本可無事。忽人造出揚人之說。以致百姓激鬪。正兇人
不孛獲。明係華官故意唆使百姓為此。必致激成大變。吳
煦等因其語無倫次。答以味夷進京。待之以禮。人奉

大皇帝。頒發盟書。榮寵已極。爾英佛兩國。若不自行牽掣。亦必同
邀。

異數。今因羨而生妒。作此不經之說。希冀播弄是非。此等伎倆。孩
提之童。亦能識破。言之無益。至揚人之事。雖與爾國無涉。
而愚民無知。安能分別。誰為何國之人。一時忿激。已成眾

恐難犯之勢。若非地方官妥為彈壓保護。爾等恐喫虧尚不止此。既許爾等緝拏要犯。決不食言。惟人多勢眾。並無首先起意之人。必須設法訪緝。始無枉縱。不能頃刻拏獲。亦不能助爾抑民也。密迓樂無詞可答。而退旋據華若翰送到照會。以換約後。應照新章開市。請即咨行五口。並新開之湖州。臺灣二口。曉諭商民等語。竟將前此在京與大學士桂良等往來照會抹煞。顯係為哄嚇所唆。使意圖嘗試。臣當即查案照覆。乃該酋後來照會。則將在京往來照會飾詞狡賴。約臣於八月十九日前往上海會商。先照新章完納船鈔。並在新開之湖州。臺灣二口。先行互市。其餘

暫緩施行。且向吳煦等聲稱。臣如不任上海。該首即至常
州。並以此事關係甚大。亦不便與委員藍蔚雯等有辦等
語。吳煦等與之反復辯論。堅不允許。將照會轉呈前來。臣
查天津原定條約。因各貨轉運內地。課稅未經議定。故有
限四箇月為期。出示曉布之語。嗣於上海議定稅則。即於
善後章程。聲明第二十八條所載。可毋庸議。則四箇月期
限。即在勿庸議之列。華若翰先則儼伺請開新章。迨臣駁
覆。則所請僅止兩事。一經允許。則得步進步。勢所必然。且
查桂良等前次照會內稱。各口通商。不止貴國一處。此時
英佛條約。尚未議定。未便兩歧。恐礙通商大局。似應俟英

辦兩國一律定議之後。再開新章。其如何定議。望與總理大臣會商辦理等語。聲敘本甚明晰。而該首覆文內。則將不止貴國一處之語。截去。僅以各口通商。須歸一律辦理。斷章取義。含混照覆。留為今日餽古地步。臣現備文照覆。應俟請

旨遵行。視其覆文如何。再作計較。惟桂良等照會該首文內。既有與臣會商之語。如其必欲見臣。一經堅拒。必致徑來常州。駭人耳目。而嘆唏兩首。既在上海。臣到彼後。不與見面。則怨望更深。擬俟屆時。輕舟減從。仿照前督臣怡良。接見味首之案。訂期前往。崑山一帶。與之一見。所請兩事。僅能待

至喚佛一律辦理。最為妥善。否則體察情形。如無十分窒礙。再當奏請。

訓示。萬一措端。欲為喚佛作說客。俟有可乘之機。即當迎機以導。斷不敢稍有遷就。再奉。

頒發聖書。已於初三日。准直隸督臣恆福咨送到。臣當即備具照會。派委標弁收謹齋文。著蘇松太道吳煦據稟。味育擇於十三日。祇領。上海民夷。現已照常。仍勒催地方官。上緊緝兇。禁止僱人出洋。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味首請照新章完納船鈔。即在湖州。臺灣。先行開市一摺。覽奏均悉。味首華若翰。回至上海。將在京照

會師詞後。並約該督前往上海會商。先照新章。完納船鈔。並
在潮州。臺灣。二口。先行互市等語。各口通商。須俟英佛條約議
定後。再開新章。桂良等照會該督。聲氣明晰。今華若翰。欲在潮
州。臺灣。先行互市。若一經允許。必至得步進步。何桂清現已備
文照覆。俟其覆到。如必欲與該督一見。自可往崑山一帶。與該
督會晤。所請免納船鈔一節。似尚可允。至潮州。臺灣。本在五口
之外。必須俟英佛兩國定局後。方能辦理。斷不准其先行互市。
如華若翰藉此為英佛作說客。該督仍遵前章。不可先向其開
說。以致跡涉求和。如該大臣誠心悔悟。自來乞請。再為迎機善導。
操縱之機。全在該督臨時酌辦。至上海各國通商。以茶葉為大。

宗現在嘆惜。聲言赴津報復。不肯就我範圍。必須設法鈴制。為釜底抽薪之計。著何桂清。密飭上海道。將運茶各商。向與何國交易。先行查明。如明年該夷阻撓海運。即可禁止茶葉出口。僅他國夷商不願。即告以因係嘆夷與中國為難。未便與別國互易。致令影射。如此辦理。他國或恐罷市。歸怨嘆夷。因而易於轉圜。亦未可知。但此係將來辦法。何桂清慎勿宣露。

壬戌。著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八月初二日。接奉寄

諭。美山等奏。遵旨會商分路派員守候夷酋等因。欽此。前以協領越著吉林將軍印務。數月之久。已形竭蹶。茲復謬蒙

逾格。將協領開缺。暫著黑龍江將軍事務。該處地當邊要。為俄夷

接壤之區實恐難勝任不禁警惕彌深今無仰懇

天恩俯准努進京

陞恩跪聆

聖訓俾努到任辦理一切得所秉承而俾公務之處出自

鴻慈

諭軍機大臣等持普欽奏接奉廷寄懇恩陞見等語黑龍江地方緊要特普欽著即赴署任無庸來京陞見俄首伊格那促業幅在京疊次投遞照會欲定分界請派員履勘並說言在黑龍江吉林等處未見中國官員經軍機大臣等以中國與俄國交界總以康熙年間所定界址為憑無可改易所云會同履勘京中

無由懸端定擬其間吞屯奇咭地方業許借與居住自無更改
俄國入海船隻曾許其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行走入海亦
不致再行攔阻餘如烏蘇哩綏芬河等處與俄國並不毗連無
論在京在外商辦斷不容該夷前往無所用其查辦等語開導
曉諭而該酋昨遞照會尚復曉曉並稱木哩斐岳幅河穆爾斯
啟於九月二十日前後必到黑龍江之尼達拉耶福斯克布拉
郭微是成斯克二城吉林黑龍江將軍如須與木哩斐岳幅會
商邊界應豫咨任布拉郭微是成斯克城之內舉爾那託爾使
伊知悉以便候商等語夷情詭譎異常凡都中照會之語諒伊
格那提業幅無不於木哩斐岳幅處知照木酋此時赴黑龍江

必以會商履勘為詞。且恐捏稱於閩。及屯奇哈之外。京中別有
允許。特普欽於行抵黑龍江後。即先行派委委員守候。以免該
夷再以不見中國官員藉口。如與木酋會晤。即著照京中曉諭
各節。委曲開導。以兩國分界。總以堅守康熙年間和約為定。閩
屯奇哈兩處。既許該夷借徑入海船隻。既允其由黑河只順
松花江往來行走。決無翻悔。如欲查勘地界。惟有已經借給之
閩屯屯奇哈可與派員會勘。此外如烏蘇哩。綏芬等處。本非該
夷應到之地。無可查勘。亦斷不可應許。務將派往人船。速行撤
回。以敦和好。該首情形恣肆。未必即俯首無辭。然要皆虛偽之
氣。亦未必遽敢生事。特普欽一面密加防範。一面據理曉諭。以

期折服其心。斷不得因該首意氣驕張。遽為挫折。再蹈奕山覆轍。該首如以前。江黑龍江所立和約為詞。並告以奕山。因辦事糊塗。業已斥革。該著將軍。萬不敢再有違抗。致干嚴譴。以絕其要求妄念。至該夷人船。蔓延烏蘇哩等處。其未來者。如何嚴行堵截。已至者。應如何設法驅逐。即著景瀛。特魯欽。安達會。高相。機辦理。務使該夷不致再有滋蔓。亦不致自我開釁。方為妥善。該夷在各處。建蓋房屋等事。始自何年。並遵照前旨。查明具奏。昨伊首照會內。並有松花江口。於道光三十年。伊國曾建礮臺之語。雖所言未必皆實。亦可見歷任各將軍。於邊疆重任。未肯認真。諸多掩飾。景瀛等。身膺重寄。值此艱事。孔棘。務須盡心經

理以禦外侮。不得再蹈從前玩泄積習。致負委任。所有京中賂該夷五次照會。隨後著鈔給閱看。俾該將軍等有所遵備。不致兩歧。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俄首照會內稱。木哩斐岳幅等。約於九月二十日前。後到黑龍江。以會商履勘為詞。當將辦理機宜。詳諭景濤。持普欽。悉心經理。並先派委員守候。免致該夷以不見中國官員藉口。諒該將軍等。接奉後。必欽遵辦理矣。中國與俄國地界。自康熙年間議定。本極明晰。上年木哩斐岳幅。以防堵突夷為名。欲將黑龍江左岸。讓於彼國。彼時奕山。為該夷虛聲恫喝。

奉行換字。實屬糊塗。朕念中國與該國和好多年。不值因此致
啟釁端。是以將黑龍江左岸地方。及該夷已經占踞之闊吞屯。
奇哈等處。允其借住。乃該夷得步進步。並欲占踞吉林之綏芬
烏蘇哩等處。屢經派員會勘。其貪求無厭之心。若不嚴行拒絕。
尚復何所底止。此次木哩曼岳幅等。前至吉林。黑龍江。與景瀆
特善欽。會晤時。務當詳細開導。告以綏芬。烏蘇哩等處。係屬吉
林地方。並不與該國毗連。前矣山與吉拉明河。辦理不善。大皇
帝業經分別懲辦。此事斷難准行。其闊吞屯。奇哈地方。既借與
俄國人居住。並准入海船隻。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
走。自無更改。如該夷欲會勘地界。該將軍等。即將奇哈。闊吞屯。

現在借給該夷居住之處。立定四至里數。久界。此外不可任意
侵佔。亦不可多為允許。以免蔓延。該夷所請在三姓貿易之處。
亦斷不准行。至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前經奕山許給該夷。本
屬天討。特善欽。亦當向其言明。現在該夷占踞之處。劃清界限。
立定四至。不得將左岸空曠地方。全行許給。該夷如不允從。該
署將軍務當竭盡心力。設法開導。如能挽回幾分。庶左岸得有
幾分。免其騷擾。方不至蹈奕山故轍。諒該署將軍必能斟酌辦
理。所有在京給與俄夷照會五件。並續給照會一件。均著鈔給
閱看。

辦理軍機處為照會事。准貴大臣八月二十一日照會內

稱決定兩國地界邊界等語業經

欽派大臣肅於本月二十六日面晤貴大臣伊說明除開吞屯奇
咭地方許借與貴國居住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入海
准貴國船隻行走外其餘烏蘇哩綏芬地方並陸路通商
一概不能應許亦毋庸再議此次

欽派大臣肅與貴大臣面晤所言之事皆與本處屢次照會相同
自無可再議之處貴國即迅速派人前往會同該將軍大
臣等會商借與貴國居住之間吞屯奇咭空曠地方議明
段落為要總之中國與貴國相交二百餘年我

國總以誠信待之貴國亦應感激中國相待美意永敦和好

方為兩國友誼之道。相應照會貴大臣可也。為此照會。
丙寅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臣蘇勒官欲來進城。
謁見。又稱呈遞夷字一件。當令用清漢譯出。內云。彼來時。
路上見客通蘇地方。有中國貧民百餘人。在彼開荒。建蓋。
莊房十餘座。若生事端。恐於兩國不便。祈請收回等因。隨。
令委協領奇車布等。查明客通蘇地方。究在何處。嗣據來。
查。在巴克圖卡倫之外。邊境之內。土名二道河身。離城百。
餘里。係內附哈薩克游牧之處。並非俄夷境內。即派該委。
協領。派添筆帖式哲倫。前往查辦。一面令該臣蘇勒官。來。
署接見。該夷言及前遞夷字。請將貧民收回。我已稟知我。

國了。將來如何辦法。請給一回字等語。當即答以兩國窮民私逃出境。事所難免。即如上年。你國窮人來至烏魯木齊吐魯番內地。攜帶軍器。在彼游牧。我們派官將窮人由伊犁將軍送回你國。今既我國貧民逃出。若偷越你們境內。這須知照你國查送回來。若在我國境內。是我國自己應辦之事。斷不能聽其私往卡外。必即查辦收回。隨後給你國字。該首辦塞而逃。嗣經奇車布等稟稱。二道河牙地方。查有民人王文興等九名。在彼墾種。當將該民等提訊。據供貧民等。原係乾隆六十年本城南湖墾墾戶民。因去冬雪小。今春渠水不旺。誠恐秋收無望。願謀難交。公同呈

懇應官移挪課地。經廳官諭令將舊欠交齊。再行聽候詳請批示進行。戶民等因時已交夏。恐誤耕種。是以沿流上。漸由僻徑至二道河身。各士資拉運農具。在道貧民。犁地下種。隨蓋土房窩棚九處。以便棲止。前經呈懇移地。未奉批准。輒來此處試墾。實因迫於地課。冒昧無知。情甘認罪等情。伏思該民戶等。移墾之地。雖不在俄夷境內。輒敢私自卡外試種。實屬膽大。且與哈薩克雜處。易滋事端。當即飭奇車布等。將民房折毀。將王文興等懲辦。其窮民立即收回。至所種麥石。准限一箇月。令奇車布等。往彼彈壓。令該戶民等。趕緊收割。並曉諭闔境。以後不准私行墾種。以

靖邊團。至區蘇勒官。有稟知該團上司之語。我處應否亦
移該團之處。一面將與該首末住谷文鈔呈伊犁將軍彙
辦。

硃批知道了。

明誼又奏。本月二十日。據俄國區蘇勒官呈遞夷字一件。
粗譯清文內云。薩碧屯等。修蓋我們貿易圈子內房屋九
十八間。及旗樓等工。已於七月十五日一律完竣。所修各
工。堅固完好。為此呈具收領等因。即將該夷呈具收領字
樣。咨呈伊犁將軍查照。

硃批知道了。

九月丁卯。吉林將軍景福。署黑龍江將軍特善欽。奏俄兵
被毆身死一案。飛飭暫署三姓副都統印務參領巴彥佈
督防司員。研訊定讞。並飭將已斃屍體。及夷從伊萬等二
名。派員解赴黑河口。交督辦夷務之署副都統協領富呢
揚阿。酌量辦理。嗣據查報。劉有毆斃俄夷。有姪奸情事。並
據富呢揚阿報稱。七月二十五日。有徐爾圖居夷三名。來
卡呈遞清文一紙。詳查字句。係為約會自興安嶺。至松花
江口大事。知照伊國夷目布色依辦理小事。即向夷目普
西諾辦理。並有會同審辦字樣。復經飛飭照辦去後。旋據
署副都統富呢揚阿。協領倭克錦等報稱。七月二十八日。

據差官曉騎校富祥稟解夷從伊萬等抵玉圖斯克地方。該署副都統恐夷情變詐或有枝節。隨飭富祥在途緩行。先派佐領春福防禦松常赴徐爾固普西諾處備清字知照一紙。將做夷因姦覓命緣由告知。俟押送夷從屍物到時。令其接收。普西諾索要字據。帳轉多時方允。八月初三日。飭令春福帶同解官押送前往。適由黑龍江下駛大輪船一隻。夷人三名乘駕小船至卡。聲言有布色依文書。遣請至船呈遞。該署副都統隨帶人上船查驗。皆係赴海口商人約五十餘名。當以呈出夷字。恐有要挾別詞。令其自行拆封。該夷均不敢拆。富呢揚阿等下船回卡。夷船隨即

開行。雖時佐領春福等。先至錫爾畢。途遇普西諾。來船赴
卡。即令接收。夾從屍物。該夾回稱。見過大人。再收。迨於途
次。復將大輪船夾取。帶至卡倫。然故大礮九聲。擁眾下船。
勢甚兇。該署副都統等。不露惶恐。婉言撫馭。普西諾自
將夾字折開給看。專為微夾之事。尚無別情。當即接收。又
將微夾致電願本。愿愿告知。現已奏報。俟奉

旨。將兇犯如何定罪。必知照辦理等情。該夾始覺怒釋。隨稱欲赴
三姓。並欲送伊國人三名。來學漢話。又言來夾三十名。在
卡蓋房居住。該署副都統。均以正言拒絕。並將副都統吉
拉明阿獲罪情由。詳細開導。該夾僅止點首。默無一詞。至

晚作別春福等。亦尾隨至徐爾園。備給清文。至次日。夾目派官一員。將屍物查點接收。因乏繕清字之人。僅給接收夾字一紙。遂向該夾糾問。將來定罪。應在何處會辦。答稱已報布色依酌定。將該夾役呈清字二紙。鈔錄先後呈報前來。擬將劉有。王高氏等。派員解赴黑河口。即文富呢楊阿。聽候該夾回文。是否會審。隨機裁辦。其看守弁兵。有無知情故縱情弊。仍由三姓副都統衙門查照辦理。除將該夾投遞清文二紙。富呢楊阿知照文二件。佐領春福文付文一件。封呈軍機處備覈外。已咨黑龍江將軍衙門。轉飭行知海蘭泡夾目布色依在案。仍擬知照該國文稿一分。

可否

飭下埋藩院。查照文稿。先行咨明薩納特衙門。

諭軍機大臣等。據景瀋等奏。吏官稽端投字。要挾委員。據理辯駁等語。俄人蘇卜勒幅。由黑河口駛至三姓地方。圖姦民婦。被民人劉有毆傷斃命。前經降旨。令該副都統查明辦理。並寄諭德勒克多爾濟。備文知照俄國矣。現據該吏呈遞清字二紙。所有吏從屍物。已交吏目普西諾查收。由景瀋等咨黑龍江將軍轉飭行知。吏目布色依。所請飭理藩院咨明薩納特衙門之處。應俟結案時。再由該衙門備文知照可也。至此案民人劉有毆斃俄吏蘇卜勒幅。有無別情。著卽飭富呢揚阿。俟該吏回文。應否

會同審訊之處。隨機裁辦。以免日後藉口。

戊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准軍機處將
伊格那提業福致伊國公使木哩斐岳幅書信一函咨交
前來。恆福當將原信收存。擬俟使到日。即行派員遞往。
現已月餘之久。該使木哩斐岳幅並無前來北塘消息。
節逾秋分。西北風司令。該國船隻恐亦難以駛至。所有俄
夷原信一件。未便久留。可否咨交軍機處查收發還。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國使臣伊格那提業福有信。亟求轉送北
塘。交伊國公使木哩斐岳幅查收。當由軍機處大臣咨交恆福

收存。茲據僧格林沁等奏稱。本哩雙岳幅。並無前來北塘消息。可否將原信咨文。交軍機處發還等語。所有伊格那提業幅原信。即著僧格林沁等。咨送理藩院。交回俄譯斯館可也。

乙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味首華若翰。前經大學士巨桂良等。給與照會。言明各口通商。俟瑛佛條約議定。再照新章辦理。當時並無異議。乃一回上海。即爾嘗試。雖明知為瑛佛所唆使。而必密查其命意之所任。方能相機辦理。飭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委員知府藍蔚雲。設法訪詢。始知華若翰。前在京城。飲食起居。請未習慣。且人單勢孤。亟思回南。

是以不敢有所干求。實亦深悔此行之不能從心所欲。迨回上海後。與佛各表。以既不查照新定章程辦理。何必先行進京換約。似此辦事。直與送信之差官無異。大夫公使體統。實屬無用。將來尚須靠彼大國主張等語。互相訛誑。華若翰。為英佛所激。故有請照新章完納船鈔。及在潮州臺灣先行開市之請。而其注意。則重在潮州臺灣之開市。以見其能。其照會內。俟英佛定議。再照新章辦理。是使味國國家。藉賴他國等語。蓋有所謂而云然也。該夷於接臣照覆後。又來一照會。以和約第三條內。載明互易後。即通商各省。一體頒行為詞。曉曉讀解。改期於九月十五。至二

十五日與臣會晤。臣業已照案照覆。至奉

領該國

翼書。蘇松太道吳煦等。於奉到後。即傳知該吏。詢以恭迎禮節。據
覆。既由蘇松太道恭齋前來。彼亦由領事士覓威良。定於
八月十三日吉期。恭接。屆期。吳煦等敬備儀仗。恭齋前赴
夷館。該吏先冠擺隊。敬謹將事。頗能如禮。當取有士覓威
良收據。及華若翰照覆一件。華若翰現已前赴日本。約計
九月十五日。可以返。英佛二酋。仍無動靜。前在天津等
處。繪圖探水。夷船。詢據。英吏。稱。係該國留北船隻。現
於八月十七日。駛回上海一隻。尚有二隻。探已駛回香港。

佛夷前與鄰國構兵。現已議和。撤回走兵三千名。在香港聽候信息。英佛二酋。初回上海。寄去該國之信。約計十月十一月之交。必有回信。惟如何辦理。須憑眾議。必得再有一兩月。方能定見等情。前來。臣查味酋華若翰之反覆。其詞雖為英佛二夷所激。而狡誦無常。是其本性。現未照會。已存得步進步之心。其前往日本。僅因自知理虧。不能與我爭執。又畏英佛所訛。為暫時避地之計。固可從緩置議。設仍如期返權。臣再察看情形。欽遵。

訓諭。前往崑山一帶。與該酋會晤。相機解理。民夷互闢。案內兇犯。業已拏獲。其著名代表。據拐人口之漢奸。倪阿培。亦已就

捨正法。上海民夷已相安無事。所有與味夷華若翰往來照會二件。又該酋接奉

聖書照覆一件。領事士覓威良收據一件。照錄恭呈

御覽。

硃批覽奏俱悉。

丙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內俄夷在三姓地方圍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案。若由該國畢爾那托爾行知該國。轉恐俄夷照依新定和約駁回。已經行知該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迅速諭令該夷人等。不得任意妄為。在案。茲據俄夷文稱。此案應由駐京之使臣辦理等語。查

和約第二條內。原有毋庸由理藩院行薩納特衙門。即由總理各國之大學士等。對品行文各等語。此次俄羅斯赴三姓地方。圖姦民婦。被毆身死一案。可否遵照和約。由軍機大臣大學士。咨行俄羅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抑或應由何處辦理之處。謹奏。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行俄國咨文。現經該國署國畢爾那托爾駁回。未收。可否按照換定和約。由軍機大臣咨行一摺。覽奏。屬勝詫異。本年互換和約。原為各海口通商而設。此次俄使在三姓滋事。係屬泛常。豈可按照互換和約辦理。據該大臣奏稱。此件咨文。現被俄使駁回。並無另有可通之路。顯

係有心推諉。著德勒克多爾濟等。仍應設法咨行該國。該夷僅再不收。即咨以爾國每次咨請遣人來京。我國從未駁回。况爾國人在三姓地方滋事。理應查明辦理。豈可一味斥駁不收。如此曉諭。該夷自可接收也。

俄囉斯照會

為轉送北塘書信事。准二位大人。七月初四。十一等日。照會前來。內云。嗣後本國船隻。勿在並非通商之海口遊行。及由北塘遣人送信進京。不得過三人。以便貴處派人照料護送等因。本大臣曾備書一件。乞為交付北塘俄囉斯國兵船官員。以便本國船隻。按照二位大人照會施行在

案。不料貴大臣派員將原書送還。據云北塘海口天氣已寒。至今無本國船隻到口。無人可交。所以發回原信。查本國船隻不拘天氣。今年尚能到口。務要遣人送信。本大臣另備書一件。祈二位大臣按照天津和約。並貴大臣前來照會。飭令交付。北塘俄囉斯國兵船官勇。並乞飭令北塘官兵。僅見本國船隻書信。勿行阻滯。抑或連本國送書人。一併急送。送來。方不夫為兩國和好之道。為此照會。二位大臣可也。

戊寅。兩廣總督王慶雲奏。臣嘗讀宋臣韓琦。范仲淹。人集。宋仁宗甲申。同上。架茂四策。老謀成算。至為深遠。其策一。

曰和。二曰守。三曰攻。皆為西夏言之。四曰實京師。則為契丹言之。案宋仁宗之世。西北二方。交構以故。中國元昊。虛辭求好。實倚契丹勢力之強。而契丹亦欲因是主盟。以要中國。惟韓范二臣。久於西事。知其情狀。故其策曰。今莫若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如不我知。輕背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因可擊。臣思其言。雖百世以下。可為龜鑑。昔宋仁宗。因西北用兵。勞敝中國。屢遣近臣。以手詔督攻。而韓范二臣。皆以持重保邊為請。是其意主於和。而曰以戰守為實事者。能戰而後守。可固。能守而後和。可久。從古已然。確不可易。今

嘆咭喇天津之敗。自必有一番變態。臣愚以為彼或虛稱報復。危言伺喝。其志猶淺。若屈體卑詞。要我撤備。其志實深。臣訪聞英國本非富厚。用兵之費。每稱貸於味佛諸夷。近以學行鈔票。以虛抵實。空匱若此。使一變不能復振。域以天道使然。近聞夷首在粵。日以索費為詞。臣未知原約云何。若從而與之。恐即藉此而資報復。雖彼蓄造詭謀。不敢妄有新請。所慮彼所稱貸之國。責備無出。代為之謀。或稱該夷已經膽破。請撤備以示懷柔。或有他國之首。代求撤防。難保其不再生事。臣愚以為若輕許其請。則其忠誠有不可勝言者。昧夷人本不知信義。惟利是圖。彼既欺

天朝更何有於與國。萬一墮其術中。悔將何及。尚知

皇上宸謀審慎。斷不至為其所惑。然臣觀大有六五之象。而曰威
如之吉。易而無備。言備之不可不言也。人觀小過九三之
爻。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言防之不可不密也。且防備之
具。弛之則甚易。張之乃甚難。苟撤備而無以為守。不但欲
戰不能。且有欲和而不可得者。此范韓二臣之所甚慎也。
硃批。卿亦可謂老謀成算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因兩廣總督王慶雲患病。奏請開缺。業經降
旨。授岑崇光為兩廣總督。方齡調任廣東巡撫。即赴新任。毋庸
來京矣。粵東自勞崇光入城任事以後。疊據奏報。在城夷兵無

多。民夫亦尚相安無事。惟天津勝仗。勞崇光入城時。尚未知悉。以為和議已成。故有人入城之舉。現在英佛二國。能否就範。尚未可定。昨據何桂清奏。探佛夷前與鄰國謀兵。現已議和。撤回兵三千名。在香港聽候消息。雖未知果否確實。而夷情詭譎。不可不防。前此柏貴在城。一舉一動。該夷有人伺察。文報皆須斟酌。辦事不能自主。彼時尚有黃宗漢帶兵在外。遙為聲援。若督撫同入省城。為該夷所用。設有變動。無從脫身。何能辦理夷務。勞崇光既已入城。自未能無端離省。致啟該夷疑惑。若耆齡行抵廣東境內。即派委親信妥員。先入省城。面見勞崇光。密商或以堵勒西匪為名。帶印出省。或勞崇光礙難抽身。即留耆齡在

外調及防事宜相機妥辦。不至受該夷仗制牢籠。是為至要。至現在廣東省城。民夷是否相安。及夷人如何舉動情形。並著耆齡會同勞崇光。詳細由驛馳奏。以紓廑念。此次寄諭。著毋庸錄。勞崇光。免致被人洩漏。

己卯。吉林將軍景浩。著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現在各路委員。守候木哩。艾岳。幅。另立條約。該酋變詐多端。尤屬巨測。其果否肯與晤面。暨能否降心相從。實無把握。熟思審計。擬為保護後山。藉杜侵越。該夷橫逆異常。肆行無忌。開導則漫不聽從。蔓延則無所底止。理論不遵。勢須力阻。而力阻之法。除振旅興師。而外。惟有厚集人民。壯我聲勢。奮

其允欲備彼貪心。默轉潛移。是緩圍之一道也。查烏蘇哩綏芬地面。均關後山。為攬頭劉夫生計要地。向禁居民潛往。茲因歐山空曠。征兵過多。該夷得以乘隙覘視。闖入為今之計。若令攬頭劉夫。復其舊業。則曠地既有人居。辰占或可少杜。惟驟議開採。不惟後事常項浩繁。無款可籌。即吉林承領之人。半多回籍。逃難傳集。以採後捕珠之地。財豐物阜之區。強為該夷占踞。與其積久蔓延。莫可收拾。弗若以我人民。實我曠土。除吉林羅拉密英額嶺等處。依舊封禁外。擬將甯古塔之綏芬三姓。烏蘇哩一帶山場。飭令攬頭招養人夫。前往保護。聽其自謀生計。不准勾結交易。

餘無所禁。僅能齊心同往。該處地廣山深。物產饒裕。伐木
打牲。採菜捕魚。在在均可獲利。曠居明春。其平曠沃壤。並
可布種口糧。以資接濟。小民惟利是趨。如已去者。試開其
端。續來者。自聞風而至。約在兩年內外。足可厚集人力。漸
壯聲威。况該處之所來。兼有男婦子女。今我之所往。無非
精壯丁夫。俾見伊等紛紛返業。不甘輕棄本國。諒必收其
貪心。徐思退步。不特未來者。不待堵截。可冀潛消。即已來
者。亦無庸驅逐而自斂。其間設起事端。並非官兵所能
逞制。任彼如何狡執。在我推卸有詞。如此量為區畫。或該
夷不得逞志橫行。而亦不致開釁。俟漸就安戩。再議開採。

辦理升科。兩無窒礙。當經傳諭攬頭等。竭力圍維。以復生計。無如在省僅有十家。初皆畏難不前。迨經剴切諭知。利弊。始願覓資雇人採辦。惟計數無多。恐難濟事。而甯古塔三姓之攬頭。又遠在城外。均難一時傳集。事屬創始。謀成匪易。復經示諭予限。赴官領照。一面飛調該兩城攬頭。一俟到齊。即當趕紮率屬勸辦。務期一律奉行。至綏芬烏蘇哩等處。原係空曠山場。向無屯戶居住。該夫搭蓋窩棚。均係闖入人船。草創布置。節次查報。隨時奏

聞。其有無早經搭蓋。始自何年。並有無勾結潛通煽誘之處。現已分飭各屬嚴密確切訪查。據實結呈。另行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著德特著欽奏。會籌保護後山。藉杜夷人便越。一
摺。綏芬。烏蘇哩。等處山場。向禁居民游住。地方空曠。以致俄夷
人船。得以闖入。該將軍等奏稱。後山開採。需費較繁。惟令攬頭
招募人夫。前往保護。聽其自謀生計。該處地廣山深。伐木打牲。
採集捕魚。均可獲利。明春並可布種口糧。以資接濟。似此厚集
人功。漸壯聲威。夷人當不俟驅逐而自退。等語。以中國之曠土。
居中國之民人。利之所在。自必羣相保衛。可杜夷人強占之計。
不煩兵力。而足以禦外侮。因地制宜。所籌不為無見。惟既議招
募。自必多多益善。此項人夫。非盡馴良。設以聚集較眾。別生事
端。亦屬可慮。况夷情詭詐。於該人夫等。或餌之以利。或脅之以

威恐為該吏所用。亦不可不豫為防維。景瀛特普欽現已催調攪頭趕緊勸解。著再悉心籌畫。務使招集人夫以後仍官為鈐束。勿至散而無紀。轉貽後患。並如何杜絕吏人勾結。均當於立法之初。嚴定章程。確有把握。方為妥善。至開採升科等事。著俟招募得有頭緒。再行籌辦。該吏占居各處。始自何年。並內地民人。有無潛通煽誘等情。仍著嚴密訪查。據實具奏。

特普欽又奏。約於九月初八日。可抵齊齊哈爾城。若俟到任後。另行派員守候。奏首恐稽時日。隨於途次飛飭愛神。奏。仍即責成該員。欽遵。

諭旨指示各節。據理曉諭。務期折服其心。絕其妄言。不可稍

有貽誤。俟到任後。查有情形。悉心籌辦。一面密加防範。斷不敢再蹈覆轍。

硃批知道了。

庚辰。

揄軍機大臣等。本日彭益章等呈遞僧格林沁等惠親王等信一函。據稱本月十一日。大沽海口。見有三桅夷船一隻。向北行駛。十二日。仍在欄江沙外停泊。不知何國船隻。如係俄夷。即派員告以如有應行進京事件。當由庫倫行走。此地因與英俄兩國接仗。即人書照會。不敢接收。看其如何答覆。再行覈辦等語。此次夷船在欄江沙外停泊。如敢闖入大沽海口。毀我防具。無論

何國即行開礮轟擊。如係俄國船隻。令其前赴北塘投遞文書。即可援照味夷之例辦理。但不准其入口。如有文書照會。可派員接收。或該夷有寄伊格那提業幅信件。亦可代為轉遞。本年三月間。肅順等與前次俄國使臣丕業羅福斯奇議准。如有人到津。先期照會中國。由北塘進京。既有此款。自未便攔阻。致令生疑。若該夷使如欲進京。不准多帶從人。以免騷擾驛傳。若祇差一二人進京遞信。即妥為護送。仍須奏明。候旨進行可也。

籌辨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三